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周世燦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一

闕里志

闕里

聖居也尊聖之典歷代有加至

國朝而大備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恢制我

皇上重道增儀穆穆皇皇超越千古所以然者何歟伏

讀

詔旨帝王之尊

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任而能擴克廣大達之政令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欽崇褒顯悉由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大哉

王言作之君作之師一以貫之矣敬集是編溯淵源考

禮度徵詞章而郁郁乎文竊有以徵窺

一人仰止之至意為宮牆重為俎豆光於戲豈易罄諸形

容哉作闕里志

闕里志一 聖蹟

孔子世家

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

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衞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衞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

名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名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名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

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衞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于墓上凡六年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以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孔子世家臚載甚詳而詞多蕪雜至有不可為訓者今從朱子刪本附以太史公論賛庶幾純粹以精焉復博採事蹟作孔子年譜以史記之次第為經而採經傳家語子史之言以為緯畧其習見斥其不經有不可以歲月稽者姑缺之所載各條與闕里舊志綱目前編稍異不敢執以為是惟網羅故籍各紀其所信從者而已

年譜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十有一月庚子孔

子生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按孔氏成湯之後周武王伐紂封微子啟於宋啟無子傳弟衍是為微仲仲傳世及煬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弗父何以下世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陬邑大夫初娶魯施氏無子庶子伯皮以足疾不嗣乃求婚顏氏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初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至是為聖兆云

靈王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孔子年二歲

靈王二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壬子孔子年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家語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靈王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五年癸丑孔子年四歲

靈王二十五年襄公二十六年甲寅孔子年五歲

靈王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孔子年六歲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靈王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八年丙辰孔子年七歲弟子顔路生

景王元年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孔子年八歲

景王二年襄公三十年戊午孔子年九歲

景王三年襄公三十一年己未孔子年十歲弟子仲由生

景王四年昭公元年庚申孔子年十一歲

景王五年昭公二年辛酉孔子年十二歲弟子漆雕開生

景王六年昭公三年壬戌孔子年十三歲

景王七年昭公四年癸亥孔子年十四歲

景王八年昭公五年甲子孔子年十五歲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景王九年昭公六年乙丑孔子年十六歲弟子閔損生

景王十年昭公七年丙寅孔子年十七歲史記是歲季武子卒平子嗣立

景王十一年昭公八年丁卯孔子年十八歲

景王十二年昭公九年戊辰孔子年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景王十三年昭公十年己巳孔子年二十歲仕魯為委吏

子鯉生史記孔子嘗為委吏料量平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景王十四年昭公十一年庚午孔子年二十一歲為司職吏史記孔子嘗為司職吏畜蕃息

景王十五年昭公十二年辛未孔子年二十二歲

景王十六年昭公十三年壬申孔子年二十三歲

景王十七年昭公十四年癸酉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禮記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景王十八年昭公十五年甲戌孔子年二十五歲

景王十九年昭公十六年乙亥孔子年二十六歲禮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景王二十年昭公十七年丙子孔子年二十七歲秋問官於郯子左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義一也我髙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語孔子之郯

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門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云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景王二十一年昭公十八年丁丑孔子年二十八歲

景王二十二年昭公十九年戊寅孔子年二十九歲

景王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年己卯孔子年三十歲自魯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既反而弟子益進是歲冬齊景公適魯使大夫晏嬰迎孔子而見之弟子冉雍冉求

商瞿梁鱣生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已為人子者毋以惡已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　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

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于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又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猶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史記孔子

自周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史記齊景

公與晏嬰狩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悦　左傳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徳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馬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恵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王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孔子年三十一歳弟子顔回

高柴巫馬施生

景王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二年辛巳孔子年三十二歲弟子端木

賜生

敬王元年昭公二十三年壬午孔子年三十三歲

敬王二年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孔子年三十四歲是歲春孟僖子卒

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共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

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敬王三年（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是歲秋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史記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

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以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又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飢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又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也亦甚矣

敬王四年昭公二十六年乙酉孔子年三十六歲居齊

敬王五年昭公二十七年丙戌孔子年三十七歲弟子原憲樊須生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擅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敬王六年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孔子年三十八歲居齊

敬王七年昭公二十九年戊子孔子年三十九歲居齊

敬王八年昭公三十年己丑孔子年四十歲弟子澹臺滅明生

敬王九年昭公三十一年庚寅孔子年四十一歲居齊弟子秦商

陳亢生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二年 辛卯孔子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

是歲魯昭公卒 史記齊景公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郰城縣志尼谿即廩邱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壬辰孔子年四十三歲在魯 弟子公西赤生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癸巳孔子年四十四歲在魯 弟子有若

生

敬王十三年（定公三年）甲午孔子年四十五歲在魯（弟子卜商

生）

敬王十四年（定公四年）乙未孔子年四十六歲在魯（弟子言偃

生）

敬王十五年（定公五年）丙申孔子年四十七歲是歲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時季氏强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弟子曾參顏辛生 史記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曰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史記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

亦僭於宮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敬王十六年定公六年丁酉孔子年四十八歲在魯

敬王十七年定公七年戊戌孔子年四十九歲在魯弟子顓孫師生

敬王十八年定公八年已亥孔子年五十歲在魯弟子奚不齊生

史記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

敬王十九年定公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歲夏公山弗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弟子顏高冉孺伯虔曹卹叔仲會生史記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欲往而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敬王二十年定公十年辛丑孔子年五十二歲春由中都宰為司空進為大司寇夏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家語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敢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夫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于鬼神達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　又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又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皆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史記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左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刦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粃稗也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史記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汶陽龜

陰之田以謝過

敬王二十一年定公十一年壬寅孔子年五十三歲仕魯

敬王二十二年定公十二年癸卯孔子年五十四歲夏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弟子公孫龍生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弗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敬王二十三年定公十三年甲辰孔子年五十五歲仕魯

敬王二十四年定公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適衛主於顔濁鄒家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家語孔子爲魯司冠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又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

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其初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有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盍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

也夫 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史記孔子去魯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敬王二十五年 定公十五年 丙午孔子年五十七歲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復去衛過曹去曹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史記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常暴匡

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家語孔子過匡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士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若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史記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鄭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敬王二十六年哀公元年丁未孔子年五十八歲居陳史記

孔子主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

諸故府其可得也使
求得之金櫝如之

敬王二十七年哀公二年戊申孔子年五十九歲去陳過蒲反於衛衛靈公不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哉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　史記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息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水經註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孔叢子息鄹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凰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史記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

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

敬王二十八年哀公三年己酉孔子年六十歲居陳是歲秋季桓子卒康子代立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哀公三年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家語孔子在陳陳湣公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湣公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

知之可矣未若尊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歟之歎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敬王二十九年（哀公四年）庚戌孔子年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　史記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敬王三十年（哀公五年）辛亥孔子年六十二歲居蔡　是歲秋齊

景公卒

敬王三十一年哀公六年壬子孔子年六十三歲自蔡如葉復返蔡楚子遣使來聘孔子阨於陳蔡之間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史記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去葉反乎蔡　有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事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

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 按顏子已先一歲卒不應同與斯難考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附攷

敬王三十二年 哀公七年 癸丑孔子年六十四歲居衛衛

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史記哀公七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敬王三十三年 哀公八年 甲寅孔子年六十五歲居衛

敬王三十四年 哀公九年 乙卯孔子年六十六歲居衛 是歲夫人幵官氏卒於魯

敬王三十五年 哀公十年 丙辰孔子年六十七歲居衛 禮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敬王三十六年哀公十一年 丁巳孔子年六十八歲居衛是歲春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冬季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

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史記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

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幽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遇於時託辭於幽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孔叢子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常用也故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仁

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欲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敬王三十七年哀公十二年戊午孔子年六十九歲在魯是年子鯉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成經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敬王三十八年哀公十三年己未孔子年七十歲在魯

敬王三十九年哀公十四年庚申孔子年七十一歲春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是歲夏齊陳恒弑簡公孔子

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家語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史記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明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秋　左傳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敬王四十年哀公十五年辛酉孔子年七十二歳是歳子路死於衛

左傳衛太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刦以登臺欒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敬王四十一年（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年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于墓上凡六年（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葢寢疾七日而殁　史記

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代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禮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孔門弟子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葢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齊至衞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用可為師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家語衞將軍文子曰吾聞孔

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成之以文德葢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乎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

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忘忽古今顔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論語摘輔象仲尼素王以顔淵爲司徒子路爲司

空

孔門弟子史記載七十七人家語載七十六人古本家語有顔何亦七十七人杜氏通典載八十三人歷代從祀去取不一謹按

大清會典從祀弟子循前代之制廣徵而確覈之於史記黜公伯寮取七十六人有史記之所未載者益以家語中之陳亢琴牢縣亶三人通典中之蘧瑗林放二人復躋左丘明一人進牧皮一人於是四配祀二位十一哲祀十位左廡祀三十五位右廡祀三十四

位通計八十三人視前代較為明備矣遷史記諸賢
僅以論語問答為文學士講習之書無藉臚舉而闕
里舊志萃羣說以為小傳時有割截失厥本義此志
敘述諸賢姓氏齒貫悉本史記而取家語之互異者
並列之言行則博覽羣書擇尤雅者各自為條稍次
第其先後而録之而論孟諸書人所習見者不復陳
焉言行不傳者仍其舊畧之凡稗官外記詞涉附會
而不衷於理者槩不參入後之仰止聖門欲得升堂
入室之芳躅者庶有
取焉詳諸賢言行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一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二

闕里志二 賢儒言行

四配

復聖顔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顔無繇之子家語少孔子三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韓詩外傳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說苑顔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

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于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家語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必將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　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一言

而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治身又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 家語顏回死魯哀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内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 禮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唐贈兖公宋封兖國公元封兖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曾點之子少孔子四十六歲　舊志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之楚受學焉　新語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尸子曾子事母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兼明書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家語齊嘗聘曾子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遠親而為人役　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勿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為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

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馬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　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孔叢子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說苑曾子衣敝

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家語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于羣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

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大戴禮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　又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又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勿避易者勿從惟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又曰君子學必有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　又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而已矣　又曰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　又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

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仁者樂道知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强亦可謂棄民矣

韓詩外傳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于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期歲不收士莫不然何況于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氷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中論曾子曰

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為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家語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

德敷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四德者也以此稱之三子元中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封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伯魚生伋字子思孔叢子子思問于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才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于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　子曰由於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說苑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于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者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

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榮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于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

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于人抗志則不愧于道　意林子思子曰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君子以心尊耳目小人以耳目尊心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舊志初夫子道傳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嘗困於宋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又有子思子七卷　宋崇寧初封沂水侯咸淳初封沂國公配享元封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騶人 列女傳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養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

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史記孟軻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宋封鄒國公元封鄒國亞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十哲　升祔朱子

閔損　字子騫魯人子馬父之子少孔子十五歲家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孝子傳閔

子騫母死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說苑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家語閔子問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舊志閔子與夫子刪述六經追迹三王之禮訂論語諸書　唐贈費侯宋封瑯琊公改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閔子以下各賢同

冉耕字伯牛魯人家語以德行著名　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舊志孔子為司冦以伯牛為中都宰唐贈鄆侯宋封東平侯加封鄆公

冉雍字仲弓家語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德行著名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民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孔叢子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

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大戴禮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

宰予

字子我魯人家語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　家語宰我仕齊為臨淄大夫　孔子使宰予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貺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

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家語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抇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百谷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無畏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夫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知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役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

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說苑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櫽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閒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史記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常相魯衛卒終於齊唐贈黎侯宋封黎陽公改封黎公

冉求 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仲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

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左傳齊國書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家語子貢曰恭老䘏孤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知䘏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

仲由　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家語一字季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

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大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

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
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
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
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禮記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
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
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
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
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家
語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
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
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
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無難矣　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
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家語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說苑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

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家語子路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寵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改封衛公

言偃 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 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 大戴禮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事而行偃也得之矣 唐贈吳

侯宋封丹陽公改封吳公

卜　商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家語衛人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甞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秦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在輿遇三人則下二人則式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子夏易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利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矣孔叢子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益稷謨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詩

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改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進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益謂精微者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韓非子子夏問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胷中未

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尸子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中論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子夏學易有子夏易傳學尚書得夫子之訓旨於詩作小序受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其弟子又傳禮著士禮志 大戴禮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儀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 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改封魏公

顓孫師 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家語有容貌資質寬重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無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

君子入官目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汚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紘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

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說苑孔子
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者吉
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五色也是以嘆之吾聞之
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
飾也　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
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禮記子張病名申詳而
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
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
也　家語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可侮不
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
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弟君
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　唐贈陳伯宋封
宛邱侯加封陳
國公升十哲位

宋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司勲吏部郎松之子也
世為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

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常從羣兒嬉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屬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官至煥章閣待制奉祠卒初父松病亟屬熹於胡憲劉勉之及子羽熹皆從之游延平李侗嘗學於羅從彥熹罷同安主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又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經訓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觧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于世先生殁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説立于學

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觧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黄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嘉定中賜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文廟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祔十哲

從祀先賢

蘧瑗字伯玉衛人　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史鰌以尸諫乃召伯玉而進之以為卿　淮南子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趙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馬還

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曰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

六十化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隳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時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家語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極于槩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葢蘧伯玉之行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贈衛伯明嘉靖九年改祀于鄉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蘧瑗汲汲于仁以善自終應請復祀從之

林放字子邱魯人　唐贈清河伯宋封長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

議曰按論語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應請復祀從之

澹臺滅明 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爲名史記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而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逕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乃左操璧右操劒擊蛟皆死旣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毁而去 家語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尊利于民矣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魯人少孔子三十歲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鄙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道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公與之俱至於單父邑吏皆朝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子賤從旁時掣其肘吏

書之不善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其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單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有使于單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乃得行其術于單父　家語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冦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冦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冦逮於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蹵然曰今玆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冦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三年孔子

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也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鱒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䋲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

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漢書儒家有宓子十六篇 唐贈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原憲字子思魯人家語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退隱於衛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

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　唐贈原伯宋封任城侯

公冶長 字子長齊人家語魯人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唐贈莒伯宋封高密侯

南宮适 字子容家語南宮縚魯人以知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孔子以兄子妻之　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家語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唐贈郯伯宋封龔邱侯改封汝陽侯　附見南宮閱一作説即仲孫説也謚敬叔孟僖子之子師事孔子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

之愈予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按史記家語南宫适一名縚與南宫敬叔應是兩人論語註合而爲一讀史訂疑辨其爲悞今分别志之

公晳哀字季次晳一作哲哀一作克家語字季沈齊人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特嘆賞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徳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屋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唐贈郳伯宋封北海侯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史稱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家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語具漢書中　唐贈蒙伯宋封須昌侯

高柴 字子羔一作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齊人高氏之别族少孔子四十歲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于孔子之門仕為成宰 禮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家語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民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悦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家語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恕也恕則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　唐贈共城伯宋

封共城侯

漆雕開　字子開魯人家語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所著漆雕子十三篇見漢書　唐贈滕伯宋封平與侯

樊須　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魯人弱仕于季氏左傳清之役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唐贈樊伯宋封益都侯

司馬耕　字子牛家語宋人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欲討之遂入於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魋奔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衛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

堤諸邱輿　唐贈向伯宋封堤邱侯改封綏陽侯

商澤　字子季家語字子秀魯人唐贈睢陽伯宋封鄒平侯

有若　字子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家語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　左傳吳伐魯克東陽而進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禮記有若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

梁鱣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　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

巫馬施　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家語巫馬期字子期陳人嘗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

單父治事詳究子賤下
唐贈鄫伯宋封東阿侯

冉孺 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冉孺字子魚魯人 唐贈紀伯宋封臨沂侯

顏辛 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魯人 唐贈蕭伯宋封陽穀侯

伯虔 字子晳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字子楷魯人 唐贈聊伯宋封沭陽侯

曹卹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家語蔡人 唐贈曹伯宋封上蔡侯

冉季 字子產一字子達魯人 唐贈東平伯宋封諸城侯

公孫龍 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公孫寵 唐贈黃伯宋封枝江侯

漆雕徒父 字子有家語漆雕從字子文 唐贈須句伯宋封高苑侯

秦商 字子丕家語字不慈魯人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叔梁大夫俱以力聞　唐贈上洛伯宋封鄄城侯

漆雕哆 字子斂家語漆雕哆魯人　唐贈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顔高 字子驕家語顔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陳過匡顔刻為僕一作刻　唐贈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公西赤 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家語魯人赤束帶立朝嫺賓客之儀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

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賔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唐贈鄅伯宋封鉅野侯

壤駟赤　字子徒家語壤駟赤字子從秦人通志畧壤駟氏複姓　唐贈北徵伯宋封上邽侯

任不齊　字子選楚人　唐贈任城伯宋封當陽侯

石作蜀　字子明家語石子蜀秦之成紀人按石作複姓　唐贈郈邑伯宋封成紀侯

公良孺　字子正家語公良儒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嘗以家車五乘從　唐贈東牟伯宋封牟平侯

公夏首　字乘家語公夏守字子乘魯人　唐贈亢父伯宋封鉅平侯

公肩定　字子中家語公肩一作公堅定字子仲魯人一曰衞人　唐贈新田伯宋封梁父侯

后處 字子里家語石處字里之齊人 唐贈營丘伯宋封膠東侯

鄡單 字子家魯人 唐贈銅鞮伯宋封聊城侯

奚容蒧 字子晳衛人家語奚蒧字子偕魯人 奚仲之後 唐贈下邳伯宋封濟陽侯

罕父黑 字子索家語宰父黑字子黑魯人按氏族畧有宰父氏 唐贈乘丘伯宋封祁鄉侯

顔祖 字襄家語顔相字子襄魯人 唐贈臨沂伯宋封富陽侯

榮旂 字子祺一作子祈魯人 唐贈雩婁伯宋封厭次侯

句井疆 衛人家語字子疆 唐贈淇陽伯宋封滏陽侯

左人郢 字行家語左郢字子行魯人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 唐贈臨淄伯宋封南華侯

秦祖字子南秦人唐贈少梁伯宋封鄄城侯

鄭國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從一作子徒魯人唐贈榮陽伯宋封朐山侯

縣成字子祺家語字子横魯人唐贈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原亢字籍家語原桃字子籍魯人唐贈莱蕪伯宋封樂平侯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公祖茲　唐贈朗思伯宋封即墨侯

廉潔字庸衛人家語廉絜字子曹唐贈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燕伋字思家語燕級字子思秦人唐贈漁陽伯宋封汧源侯

叔仲會字子期一作仲叔噲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叔仲會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

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唐贈瑕邱伯宋封博平侯

樂欬 字子聲家語樂欣魯人
唐贈昌平伯宋封建成侯

公西輿如 字子上家語公西輿魯人
唐贈重邱伯宋封臨朐侯

狄黑 字晳家語字晳之衞人
唐贈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邽巽 字子歛家語邽選字子飲
唐贈平陸伯宋封高唐侯

孔忠 字子蔑家語孔弗孔子兄孟皮之子 家語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

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唐贈汶陽伯宋封鄆城侯

陳亢家語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　唐贈潁伯宋封南頓侯

公西葴字子上家語字子尚魯人唐贈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琴張家語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　唐贈南陵伯宋封平陽侯

顔之僕字子叔魯人　唐贈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唐贈淳于伯宋封博昌侯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字子常魯人唐贈乘氏伯宋封臨濮侯

秦非 字子之魯人 唐贈汧陽伯宋封華亭侯

申棖 史記申黨或作申棠字子周魯人 唐贈魯伯宋封文登侯 又按家語申續一作申續字子周魯人 唐贈邵陵伯宋封淄川侯疑本一人而傳寫之誤也

顔噲 字子聲魯人 唐贈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左邱明 中都人授經圖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而修之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説邱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言之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號曰春秋傳邱明授

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誼為左氏傳訓詁授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于學官　唐貞觀中從祀宋封瑕邱伯改封中都伯

顏何　字冉古本家語字稱魯人　唐贈開陽伯宋封堂邑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北齊顏之推家訓云孔門升堂顏氏居八宋人顏髙賛亦稱八賢何居其一應請復祀從之

秦冉　字子開魯人　唐贈彭衙伯宋封新息侯明嘉靖九年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秦冉字開應請復祀從之

縣亶　家語字子象魯人　唐宋封爵未詳明嘉靖九年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史記

但有鄡單之名而家語無之因以單亶同音定為一人乃祀鄡單而去縣亶當時原無確據今請復祀從之

牧皮　力牧之後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牧皮見于孟子趙岐註云牧皮與琴張曾晳皆事孔子學者也進從祀

樂正克　周人孟子弟子陶淵明集八儒載樂正子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宋封利國侯　國

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曰其爲人也好善方之聖門當在子羔之列進從祀

公都子齊人孟子弟子宋封平陰伯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公都子精研性善之旨力闢義外之說進從祀

萬章齊人宋封博興伯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史記稱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進從祀

公孫丑齊人陶淵明集八儒載公孫丑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宋封壽光伯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趙岐云孟子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進從祀

宋周敦頤 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輔成之子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務尋因疾求知南康軍為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恵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與語知其學道也因與為友命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乎此矣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明崇禎十五年改

稱先賢

張載 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諸孤幼不克歸僑寓於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

家馬子厚少善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為祁州司法歷渭川僉判避官以敦本善俗為先召為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神宗詔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與執政不合告歸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稱為横渠先生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明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也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召父老與之

語兒童所讀書輒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後哲宗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先生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先生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墓伊川祖塋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明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程頤　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正叔因

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瑗大驚異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元祐元年召對擢崇政殿説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尋卒世稱為伊川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皆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晚著易春秋傳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明崇禎十五年改稱先賢

邵　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北海李之才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嘉祐中詔求遺逸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主簿復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贈秘書省著作郎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雍居河南時程顥與之議論終日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及卒程顥銘其墓曰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朱熹贊之曰天挺人豪英邁葢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攝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其為程朱推重如此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三年封汝南伯從祀明崇禎中

改稱先賢

從祀先儒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于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于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觧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以下各儒同續祀者倣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

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馬蔡千秋從廣受業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唐時從祀

宋封龔邱伯改封睢陽侯

漢孔安國字子國夫子十一世孫少學詩於申公授尚書于伏生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

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于學官唐時從祀宋封曲阜伯

伏勝濟南人能言尚書秦焚書時伏生為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晁錯往受之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

不絕而歐陽最盛唐時從祀宋封乘氏伯

毛萇

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觧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後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時從祀宋封樂壽伯

后蒼東海郯人字近君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于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啟之也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為禮之宗詔從祀

高堂生魯人本齊公族漢興為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奄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

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
明唐時從祀宋封萊蕪伯

董仲舒　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授業或莫見其面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遵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王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從家茂陵子及孫皆以學顯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
廣川伯

鄭玄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入太學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數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曰吾道東矣黨事起

遂隱修經業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大將軍何進辟之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國相孔融深敬之會黃巾起道遇玄數萬人皆羅拜相約不入縣境後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乞還卒唐貞觀中從祀明嘉靖中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鄭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及七政六藝論魯禘祫議詩譜周禮難百餘萬言括囊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為仲尼之門不過是其出處進退一衷於道朱子有可謂大儒之稱復從祀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盜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

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鄉里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唐時從祀宋封緱氏伯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躬耕南陽先主三往乃見亮以先主帝室之胄欲信大義以興漢室定計取蜀先主即帝位以亮為丞相章武三年先主崩事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外連東吳内平南越出師為興復計前後兩具表尊後主以親賢臣遠小人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也竟以勞卒謚忠武嘗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

復何及也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亮之功業昭著耳目而其居心仁恕開誠布公于出處大節君臣大義純乎天理之正夫聖人之道不外倫常五倫以君臣為首若亮者真能事君盡禮者矣朱子謂義利大分武侯知之非他人所及張栻謂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仁義之風與日月同光允宜俎豆千秋者也

進從祀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崇儒抑俗潔已修禮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取郡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所著有穀梁傳集解唐貞觀中從祀明嘉靖中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范甯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史稱晉代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晉世以浮虛相扇獨甯崇尚實學其崇實論一篇闡發仁義推尊周孔洙泗之教賴以不墜實為兩晉一人所

註穀梁傳至今遵行之宋儒謂三傳之學惟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觧惟范甯所註最善復從祀

隋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世以儒顯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闗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不觧衣者六年甫冠游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文帝大悅之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讃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于河汾往受業者不可勝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又收其議論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明嘉靖九年從祀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少孤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歷官刑部

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為文祀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所著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奥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殁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

宋司馬光字君實夏縣涑水鄉人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性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歷年圖二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大學中庸議一卷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咸淳三年從祀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家江南遂為吳縣人少有志操力學舉進士第以薦為秘閣校理汎通六經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馬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風節自仲淹倡之累官至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功業炳著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史稱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好施予置義莊里中

以贍族人泛愛樂義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民皆畫像立祠事之國朝康熙五十三年從祀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第甲科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永叔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索至忘寢食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累官至參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贈太子太師謚文忠明嘉靖九年從祀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年十三通五經以賢聖自期待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

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擢侍講留主太學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為首門人稱為安定先生

卒謚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哲宗命再讀之

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授太學博士足不躡權貴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于是潛心刻意游泳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詔贈四官謚曰文定公

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于古人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封建寧伯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已而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所著三經義辨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

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明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少師事程頤既沒焞聚徒洛中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累官禮部侍郎兼侍講上疏排和議尋乞歸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尹焞程伊川弟子學窮根本德備中和所著有論語觧當時謂程門固多君子而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葢鮮進從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得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朱熹謂䆠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豫章先生明萬歷四十二年從祀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東萊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伯恭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舉隆興元年進士除太學博士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請祠歸卒朱子書其墓石曰東萊先生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嘉泰八年賜謚曰成嘉熙三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

李侗　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彥當令侗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怡然自適時吏部員外郎朱松雅重侗遺子熹從學熹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平日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元封越國公明萬歷四十二年從祀

蔡沈　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游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

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世稱九峯先生明正統元年從祀謚文正成化三年封崇安伯

張栻字敬夫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子也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敬夫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敬夫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

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泰八年賜謚曰宣景定二年從祀

陸九淵　字子靜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古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累官知荊門軍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吾今將死矣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于世明嘉靖九年從祀

黃榦 字直卿號勉齋福州閩縣人受業于朱熹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以子妻榦及編禮書嘗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嘗知安慶府有善政及歸里教授生徒闡發至道卒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世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濂洛關閩而後任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朱子授以所著書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後金華四子遞衍其傳正學賴以不絕進從祀

陳淳 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及熹卒淳追思師訓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性孝友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雖不用於世而憂時論事悲閔動人學者稱為北溪先生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陳淳所著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諸篇發明天理全體示

學者標的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進從祀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歷知大郡惠政畢興其知泉州也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名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逾年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以疾卒上震悼久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景元之學以朱文公為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皆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

正宗唐書考疑心經與政經等書行于世
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封浦城伯

魏了翁字華文邛州蒲江人英悟絶出日誦千言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嘗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紹興中官潼州路安撫使居數月百廢具舉後用了翁兼吏部尚書條奏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執政以了翁知兵體國督視荊湖軍馬疏奏邊防十事尋召為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太師謚文靖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魏了翁當南宋邪說簧鼓之時獨能以所聞於李燔輔廣者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所著九經要義周禮井田圖說等書於聖道大有發明先儒王禕亦嘗為之請祀
進從祀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師事黄幹得聞淵源之懿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

死而後已又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不受卒謚文定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何基黃幹弟子得淵源之懿所著辭釋大學中庸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為名其學本于實心刻苦工夫所謂謹之又謹者也進從祀

王柏　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少嗜學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所得甚邃卒謚文憲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王柏何基弟子標注點校四書通鑑綱目最為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及訂正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所著有讀易記涵大象衍義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等數十種百餘萬言皆闡發濂洛精義淵源道德

進從祀

元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世祖時楊惟中建太極書院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表其宗旨又集朱子門人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世稱江漢先生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趙復為元初名儒所著傳道圖伊洛發揮希賢錄等書北方知有程朱之學實自趙復始進從祀

許衡字仲平河南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讀之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教人無小大皆

自小學入元憲宗四年世宗出王秦中召為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至元八年召為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久之諸生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皆能自立為世用矣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卒之日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于斯文矣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王嫣名更姓金履祥幼而敏睿長益自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研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講貫朱熹之傳平

居獨處終日儼然接物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又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他所著述甚多悉行于世至正中賜諡文安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履祥何基弟子所著書有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書表註多先儒未發之義學者稱仁山先生進從祀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徙居金華遂為金華人受業金履祥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平日篤於孝友有過人之行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中外名臣前後交薦皆不受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許謙金履祥弟子讀書窮探深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傳叢說自省編其為詩文非扶翼經義綱維世教不輕筆之於書世稱白雲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闡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子世嫡云進從祀

陳澔字可久江西都昌人有禮記集註行于世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陳澔生於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潛心禮經著禮記集註學者稱為雲住先生明洪武時列其書於學官至今三百餘年士子俱遵奉之進從祀

明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即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弘治乙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巡撫都御史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卧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世稱陽明先生守仁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平生著述甚富悉行世初訃聞於朝忌者媒詆遂削世襲伯爵隆慶中詔復之謚文成萬歷十二

年從祀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縣人穎悟絶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三年舉廣東鄉試閒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篤志講習成化二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督撫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院檢討學者稱為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于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兹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啟聖賢之扃鑰萬歷

十二年
從祀

薛瑄 字德溫河津人幼讀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舉永樂辛丑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衆每以聖賢為師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于世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楊廉曰明理學自文清始弘治九年祀於鄉隆慶五年從祀

胡居仁 字叔心餘干縣人幼有大志受春秋為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于崇仁里徒步往從之游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謂聖學成

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聚徒講誦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為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于正萬歷十二年從祀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以實行教士歷官吏部尚書致仕里居二十餘年日居學古樓潛心格物致知之學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于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明將由于此為著困知記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羅欽順為司業以實行教士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闢之往復再三著困知

記周程微言至今不墜
者欽順之力也進從祀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少從侯官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進士即乞假歸講學於僧寺正德初官提學副使以忤宸濠遂乞休萬歷中賜謚文莊追贈禮部右侍郎 國朝雍正二年禮臣議曰清之學以靜虛為主平生飭躬砥行不愧衾影以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蒙引盛行于世進從祀

皇清陸隴其 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成康熙庚戌進士選靈壽令在官政簡刑清興起孝弟每遇朔望舉邑諸生及父老子弟講四子書義通以俗語使切近可行民皆化之著有松陽講義後起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續著困勉錄四書大全等書行于世雍正二年禮臣議曰陸隴其自幼以斯道為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章奏必抒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所著諸書能發前人

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
稱昭代醇儒進從祀

啟聖祠配享賢儒

先賢顏氏諱無繇字路顏回父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贈杞伯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侯元元統三年封杞國公謚文裕

先賢曾氏諱蒧字晳家語曾點曾參父字子晳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學于孔門與琴張牧皮同稱狂者唐開元二十七年贈宿伯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子思父宋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以上三賢明嘉靖九年還配啟聖祠俱改稱先賢某氏

先賢孟孫氏 諱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孟軻父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配

享

宋程珦 字伯温程顥程頤父仁宗録舊臣後授官知龔州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

從祀

朱松 字喬年朱熹父歷司勲吏部郎出知饒州請祠家居元至正二十一年謚獻靖二十二年

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

蔡元定 字季通蔡沈父高尚士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明嘉靖九年從祀

周輔成 周敦頤父官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明萬歷二十三年從祀

張迪 張載父官殿中丞知涪州
國朝雍正元年從祀

乾隆御覽之寶

山東通志卷十一之二